

盐选专栏名：《锁宫阙：宫墙深几许，幸得有情人》

作者：@布桐等 从今年开始做一只不咕鸟

年将军家有两位小姐，一个是美玉珠宝，另一个是一滩泥沼。

名动京城的那个是大小姐年无虞，而我很不幸是那个狗见了都不爱搭理的二小姐年有余。

年有余，多余的余。

深深的庭院里，有一个不知道疼痛的小娃娃，摇晃着脑袋，望着头顶大大的天空。

1.

皇帝下旨赐婚年家女儿和怀澈王倪秋的那天，父亲来我房里让我代替姐姐出嫁，毕竟我和姐姐年无虞是双生姊妹。

更何况皇帝也没指明到底要哪位小姐出嫁。

怀澈王是个清闲王爷，可这王爷素来与我爹不合，更有传言这位王爷不仅心狠手毒，更是个克妻的主儿，三年克死了三个王妃。

彼时我正拿着书册坐在椅子上，一副娴静有礼的模样。

父亲轻轻咳嗽了一下，道：「有余啊，你书拿倒了。」

我尴尬而不失礼貌地把书摆正了。

并不是来同我商量，更像是来知会我一声，父亲让我替姐姐出嫁。

他说罢似乎是自己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侧过头道：「为父只是随口一提罢了……」

随口一提？他可不是随口一提的啊，他是有备而来。

左一个「家族名声」，右一个「血脉亲情」，我全都防出去了，防出去了啊。

按照传统交涉的点到为止，他已经败了。

但或许在听到婚约的时候我便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出，因而心下并未有太大的波澜，只是乖顺地点点头，同意了这门婚事。

年家的大小姐是块宝，至于那个名不见经传的二小姐么……勉强算是棵草？还是棵路边枯黄的狗尾巴草。

父亲看了一眼我那双满是伤疤的手，叹了口气道：「有余，你要是没那么懂事就好了。」

十月廿八那天，我代替姐姐年无虞坐上了出嫁的花轿。

然后十分光荣地被倪秋一脚踢出了洞房。

2.

他揭开我的红盖头，问我叫什么，我说：「我叫年有余，多余的余。」

他蹙了蹙眉，仿佛在思考年有余是谁。

也是，应该不会有几个人记得年家还有个二姑娘年有余，尽管我和姐姐有着近乎一致的面容。

烛火摇曳，灯火旖旎，正欲行好事之际，倪秋打量了一下我身上的各种伤疤，冷静分析，仔细思考了一番后，他问道：「本王府里的刺客身上都未必有这么多伤.....你该不会是年镇派过来刺杀本王的杀手吧。」

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啊，虽然我确实带了一点防身用具，但这真的只是用来防身的，毕竟这个倪秋名声不太好。

我老老实实把枕头下面放着的匕首丢到地上，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：「我说这是给你的新婚礼物你信吗？」

他皱着眉头，问道：「是不是还有？」

我战术性咳嗽了几声，从袖子里拿出一支藏了毒的玉钗放到床头柜上，道：「真行啊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」

「你腰封里面是不是还有东西？」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把腰封内侧的几根毒针也放在柜子上，举起双手道：「没了，真没了。」

他说他不信，于是他上下其手，成功在我身上搜出了三颗霹雳弹，五枚金钱镖，十把小飞刀，一把石灰粉和二两砒霜。

望着桌子上摆着的大小不一堆东西，他疑惑地问我：「砒霜是干什么的？」

「我.....我吃夜.....夜宵.....」

他说他知道我肯定是饿了，这就请我喝西北风去，于是一脚把我踢出了洞房。

完了，这下误会大了，他铁定是在屋子里面磨刀，想着怎么取我狗命。

我扒在门上，朝里面喊话道：「我不是刺客，真不是刺客！喂，你开门行不行！」

在我的深情呼唤下，他果然给我开了门，就是开门的动作太大，我扒在门上没反应过来，摔了个屁股墩。

他指着我的道：「首先，本王不叫『喂』.....」

知道了，你叫楚雨荨是吧。

「其次，你分明是想吵扰得本王无法入睡，导致心脉气血不足引发猝死。」他满脸严肃，「本王从来只听说年家有个女儿叫年无虞，哪来的二小姐年有余。」

「瞧你说的，要不是因为我是个怪胎，我爹也不能把我塞过来啊。」我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，「你一个鳏夫还指望娶我姐姐不成？」

我姐姐年无虞是整个京城最好的姑娘，像火红的凤凰花，热烈而明媚，没有人会不喜欢她。

年无虞，一世顺遂，平安无虞，就连名字的寓意也是顶好的。

他不想理我，转身又进了屋子，顺便带上了门。

3.

我这个人是不认床的，到哪儿都一样，倒头就睡。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满脸嫌弃地把我叫醒，毕竟新婚第二天要入宫给皇帝皇后请安，而且我睡在这儿妨碍洒扫婆子扫地了。

我换了身衣服同他入宫，给皇帝皇后请安。

只是走路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左脚使不上劲，但也并未放在心上，继续费力地跟在倪秋身后。

他要求我不得近他一丈以内，我便老实地距离他一丈左右。他回头望了我一眼，没好气道：「你搁这儿学螃蟹走路呢？」

我弯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脚踝，有些肿，可能是昨晚上摔倒的时候崴了，但应该问题不大。

「知道了。」我一边应着，一边迈开步子跟上他的步伐。

我年有余是个怪胎，因为我从小就感受不到疼痛。出嫁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拉着我的手说，断然不可让倪秋知道我身有缺陷的事。

传言中的倪秋心狠手毒不是个善主，若他知道年家塞过来一个不仅不受宠，还是个身有缺陷的怪物，指不定会做些什么。

他见我慢吞吞地，转过身一把拉住我的手腕道：「早请安早回府，这地儿本王是一点都不想多待。」

接着，他像是突然悟到了什么，道：「呵，你是想借着拖延时间，有意让皇帝降罪于本王，借刀杀人。」

不是，真不是，我只是脚崴了而已。虽说我是感觉不到疼痛的，但脚崴了到底还是影响走路速度的。

然而他快步拉着我去请安的结果是，刚迈入大殿之内我便脚下步子虚浮，给皇帝来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。

我估摸着皇帝本来是想给倪秋一个下马威的，但是看见我的大礼后，可能是给吓忘了。

最后，皇后为了缓解尴尬，道：「新婚燕尔着实令人艳羡，只是三弟你也要……咳咳……注意分寸，看昨晚把王妃累的。」

确实累坏了，我昨晚上靠着门板睡了一晚上，那能不累么。

接着便是按照宫里的规矩，我要给皇后敬茶。我举着茶杯，看嬷嬷往茶杯里面倒水。

根据茶水上腾的热气，我基本上能判断出那是开水。

但我只是恭恭敬敬跪在地上，捧着盛满开水的茶杯，等着皇后接下去的旨意。

毕竟我是感觉不到痛的，虽然指尖会被烫伤，但敷个药过几日也就好了。

皇后很耐心地等了小半个时辰，期间不断让嬷嬷把冷掉的茶水换成滚烫的开水，但依然没有等到我的「失态」。

可能是她自己坐得也嫌腿麻，最后草草喝了小半口茶水了事。

4.

好容易离开王宫坐上马车，倪秋把一瓶药膏丢给我，道：「你还说你不是刺客？这样的定力，即便是死士也未必能比得上。」

我心里疑惑：不是……大哥，你为什么老是往刺客那方面想，就我这细胳膊细腿，就算我说我是刺客，都不一定有人信。

他看着我自己给自己上药，抓住我的左手举于眼前，仔细观察了一番后道：「你包扎的手法这么熟练，准是个经验老到的刺客。」

这手法……无他，唯手熟尔。

我从小感觉不到痛，就算受了伤都未必反应的过来，磕磕碰碰不少，身上大伤小伤不断，自然熟练。

反正他认了死理，估计也不会听我解释。

我给自己左手的五个指头敷了药，又包扎了起来，裹得像五个萝卜头，指节都没法弯曲。只是好容易包好了左手，右手便无法好好包扎。

我举着自己的右手往他眼前挥了挥，忽然又觉得这般太过失礼，便打算收回手去。

倪秋看我一眼，「哼」了一声，一边警告我不要有什么偷袭他的想法，一边拉过我的右手给我上药。

指腹与指腹摩擦，留下细密的触感，只是他的手法很显然没有我的高明，药膏抹得到处都是。

「倪秋.....」我想提醒他。

「别喊本王名字，要不三天之内杀了你。」他恶狠狠道，「骨灰都给你扬咯。」

哦，倪秋，泥鳅，一条土泥鳅。他是觉得自己名字太难听，所以不让人叫他名字。

虽说他凶巴巴的，但手上上药的动作倒是没有停下来。

5.

回到王府后不久便到了饭点，有小丫头搀着我我去大厅用膳。

看着桌上摆满了菜，我拿着勺子端坐在位置上，对倪秋道：「你先吃吧，我吃剩下的就行。」

他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让王妃吃剩菜，这事传出去，本王哪儿还有脸面。」

「本王明白了。」他恍然大悟。

你明白个锤子。

他放下筷子：「你想通过观察剩菜菜量，来推断本王最爱吃的菜，借机方便你下毒。」

再联系到大婚当晚我身上还带着砒霜的事，他更加确信了这一点。

如果不是弑夫犯法，他这会儿已经去阴间三日游了。

其实我在家里也这样，不与家人同席吃饭。我感觉不到痛，往往是嘴里被烫了泡都不自知，久而久之便只吃剩下的冷饭冷菜。

母亲心疼我，提议可以让厨房分两次上菜，但那会儿还是孩童的我拒绝了她的好意，因为我想做个听话懂事，不让母亲操心的孩子。

我说我习惯如此，只是倪秋并不相信，和我大眼瞪小眼对视着，直到两盏茶过去，饭菜都凉的差不多后，我忍不住动了一勺子。

真香！

他见我吃了一勺后才开始动筷子。

我一边吃，一边侧目打量他。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对着一张大桌子，很少有机会能和人同席吃饭，这种感觉很奇妙.....

我和他都看中桌子中央的醋溜鱼片，他抬头看我一眼，将筷子伸向鱼片。

犹豫着伸出勺子，我看向碗里最后一块鱼片，思考着要不要将鱼片占为己有，在以前我还没遇到过和谁争着吃饭的情况。

母亲说，我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。

我也这么觉得，毕竟我是个不正常的怪胎，只有听话一点才能讨欢心。

勺子在空中不上不下。

突然，勺子微微一沉，他把最后一块鱼片夹到我勺子里，道：「想吃就吃啊，这么乖干什么，好像本王欺负了你似的。」

「我可以吃吗？」我问他。

他眯了眯眼睛，仿佛无法理解我的话。

「不会吧，难道说你……」他沉思道，「你在勺子上下了毒，故意引诱我给你夹菜，让我的筷子碰到勺子上的毒？」

他说罢便让管家换了双新筷子，继续放心地吃饭。

我有些无语，还是慢慢将鱼片送入口中，其实鱼片都凉的差不多了，但我很赏脸地说道：「你这王府的饭菜还是挺好吃的。」

6.

我觉着吧，既然都嫁过来做了王妃，自然得表现表现自己。

虽然因为我这个毛病，许多事都做不了，但这么多年我对自己的厨艺还是有些信心的。

只可惜，倪秋对我没什么信心。

比如，他会在自己书房门口挂了细丝线，线上系了铃铛。结果我进门送鸡汤的时候被丝线绊倒，一整碗鸡汤全部撒到了他身上。

于是我不得不擦了地，又跑到厨房再盛了一碗过来。

他总觉得我是我爹派过来刺杀他的刺客。

我说：「你见过谁家刺客天天闲得给你煮饭煲汤当老妈子？」

他反问道：「你见过谁家清清白白的闺阁小姐身上这么多伤疤？」

他一提到伤疤，我便不再说话了，叹了口气，收拾了碗筷就离开他的书房。

只是这次，他起身追出来道：「年有余，你给本王回来！你要把鸡汤端哪儿去？」

「王爷不赏脸，自然只能倒了喂猪。」

「王府可不养猪。」

「那就喂狗。」

他勉为其难地从袖子里拿了根银针置于鸡汤里试毒，确认无毒后，他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喝了几口。

我满怀期待道：「怎么样？」

「一般般。」他从我手里拿过碗，转身回了书房，「不能浪费粮食，要光盘行动你懂不懂。」

懂懂懂，谁都逃不过真香定理。

我冲他的背影吐了吐舌头，仿佛背后有眼睛一般，他转头道：「别以为本王喝了你的鸡汤就是卸下防备了，你要是敢有什么图谋不轨的想法，本王就.....」

「就三天之内杀了我吧。」我歪着脑袋看他，用手在脖子前比了比，「我懂，我懂。」

7.

倪秋是个有些暴躁脾气的王爷，但我倒也并不讨厌他的暴躁。

嫁过来之前，我一直在想这个即将和我度过一生的王爷会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当然这些想象大多基于最坏的情况。

比如他会不会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比如他会不会心情不好就不给我饭吃，又比如他会不会讨一个又一个小妾闹得后宅不安。

但这些都没有发生。

他除了一直疑心我是个刺客之外，别的都很好，甚至他的暴脾气偶尔还有些可爱。

虽然天天扬言三天之内取我狗命，但他每天都会和我一起吃饭，偶尔还会给我夹上几筷子菜。

而且，每次同他拌嘴，他再气再急也没有从口中说出有关我身上伤疤的事。

我做的点心，他心情好了也会吃上几块，当然他总说大部分都让他拿去喂狗了。

但我问过管家，王府从不养狗。

兴许那些点心，都喂给了一条叫做「泥鳅」的狗吧。

我忽然就觉得这么过一辈子也很好，就这么和一个清闲王爷过着清闲的日子，对我这样的怪胎而言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。

他不知道我是个没有痛感的怪物；我也不嫌弃他是个娶过三个王妃的克妻鳏夫。

倪秋是老皇帝第三个儿子，老皇帝当年微服私访遇到个神算子，那神算子说老皇帝这辈子只能有四个儿子。

老皇帝信了，当时决定四个儿子的名取作春夏秋冬。

果不其然，老皇帝在后宫辛勤劳动了几十年，也只得了四个儿子。

老皇帝去世后，四子夺嫡就剩下了俩皇子，二皇子倪夏登基，三皇子倪秋便被迫成了个清闲王爷。

只是那日我和倪秋入宫给皇帝皇后请安时，帝后的态度很显然是打算对倪秋多番打压。

我爹年镇和倪秋不合，这事儿皇帝一清二楚，却还下达指婚懿旨，巴不得年家和倪秋闹个天翻地覆。

倪秋对我如此防范，只怕这些年来遇刺的次数不少，难怪对刺客的手段这么清楚。

我叹了口气，抬头望着头顶高挂的月亮，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倪秋道：「深更半夜的你不回房睡觉，在这儿招魂呢？」

真是小嘴抹了蜜。

「再不然就是想趁着满月搞巫蛊术害本王是不是？好家伙，背后搞偷袭，本王劝你好自为之。」

生活不易，有余叹气。

「我就是出来看月亮，你别激动，我很讲武德的，肯定不会偷袭你。」

「破月亮有什么好看的，大冷天的赶紧回你自己房间睡觉！」

我应了一声，转身便要离开长廊回房时，他叫住我，丢给我一件大氅道：「年有余你穿严实点，明儿就让几个嬷嬷给你缝秋裤，省的你得了风寒传给本王。」

8.

只是没等嬷嬷给我缝好秋裤，皇帝召倪秋和我入宫赴宴的消息倒是先来了。

倪秋和我提起此事的时候，正忙着在胸口绑上护心镜。

「不至于吧，这次也请了不少大臣家眷到场，这么大的场面，皇帝想对你动手也……」

「你懂个屁。」他说着也丢给我一块护心镜，「是你懂刺杀还是本王懂刺杀？快点戴上，别让本王亲手给你戴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很不熟练地把护心镜戴上。

坐上马车，车夫慢悠悠地把马车驾到了王宫，已然有不少夫人小姐在殿内入座，我拉高了衣领，指望把脸埋进衣服里。

倪秋见我遮遮掩掩的模样，伸手压下我的领子，道：「有什么好遮掩的，做王妃还委屈你不成？」

倒不是委屈，我觉得他娶了我，还是他更加委屈一点。

我一向在家深居简出，很少抛头露面，为的就是避开旁人的目光。

六岁的时候有几位夫人带着小姐来年府作客，那几位小姐在后院里闲逛的时候便找到了在长廊下啃手指头的我。

不知道痛还是有点麻烦的，所以咬破了手指也不自知，啃手指啃得满嘴都是血，吓得小姐们落荒而逃，鞋子掉了都不敢回来捡。

自那之后便会传出年家二小姐是个怪物的事，尽管我爹派人压下了这些消息，但时不时还会有好事者提起几句。

「你别……」我话还没说完，麻烦便来了。

几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夫人时不时侧目看向我，手上指指点点，嘴中不断说着什么。我听不大清，只勉强听见两个字——怪物。

倪秋当然也听见了，他说：「爷想过去和她们对线。」

我一把拉住他的袖子，捂住他的嘴：「不，你不想。」

毕竟这些词我听得多了，也就不会难过。不仅是京城其他夫人们这么说，就连自家的奴仆们在背后也少不得指着我说我是个怪胎。

他拉过我的手，道：「不，爷就要去中门对狙，年有余你跟我过来。」

9.

他雄赳赳气昂昂地拉着我到了对桌的几位夫人跟前，清了清嗓子，一拍桌子指着人便开骂。

好家伙一口气骂了半盏茶的时间，中间都不带喘气的。

最后留下一句「再让本王听见，三天之内……」

我从他身后捂住他的嘴，给几个夫人赔笑道：「三天之内上门道歉，上门道歉……」

夫人们连忙摆手道：「受不起受不起，可别来了。」

一边捂着他的嘴，一边把他往位子上拖，这哪儿是王爷，这是我祖宗，是我的老祖宗。

要不是我拦着他，他能把这几个夫人骂得户口本只剩个封面。

他坐到位置上喝了几口茶水润润嗓子，问道：「她们为什么对你出言不逊？」

「我……」我只得随口扯谎道，「我平时不爱见人，她们自然觉得我奇奇怪怪。」

总不能告诉他，因为我确实有病，确实就是她们口中的怪胎。

「哦，本王还以为你是这儿有什么毛病呢。」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忽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警告我道，「帮你解围纯粹是为了怀澈王府的面子，你刺客的嫌疑并没有解除。」

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搞苦肉计。」

我十分敷衍地点头，吃起碗里的红豆羹。

到底是宫里的厨子，手艺比王府里的好上不少，红豆甜而不腻，雪白的糯米丸子嵌入其中。

不过多时一碗羹汤便见了底，我侧头看看倪秋，他瞪了我一眼，把自己的那碗红豆羹往我这儿推了推，一边推一边小声道：「真能吃。」

「能吃是福，你一看就没福气。」

「爷确实没福气，要不也不能娶了你。」

我不理他，只低头喝红豆羹。殿内舞姬舞姿曼妙，身轻似燕，水袖一抛一引引得众人连连赞叹。

他问我怎么不看。

我放下手里的勺子道：「有什么好看的，都没我姐姐跳得好。」

「你姐姐就是那个年无虞？」

「是，就是那个长年在京城玲珑榜榜首的年无虞。」他要和我说起姐姐的事，那我可就来劲了，「姐姐不仅长得好看，还能文能武一点不输男儿。」

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说……」

「年有余。」他似乎想打断我。

「对了，她还会跳舞……」

「年有余你停一停，你流鼻血了。」

我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摸到一手的血，连忙从袖子里取出一方白帕子擦了擦鼻子。我问他：「现在鼻子还流血吗？」

「鼻子是不流了。」他勉为其难地伸出一根手指抹了抹我的嘴角，「但是你怎么开始吐血了？」

我舔了舔嘴唇，确实一股甜腥味，我和他对视了几眼，大大的眼睛里有着大大的疑惑。

他从腰封内侧取出一根银针放到盛着红豆羹的碗里，银针变黑了。

「哦，原来是中毒啊。」我捧着一个碗在身前，这样吐血直接吐在里面比较方便，「希望人没事。」

「本王觉得现在叫个太医过来，你还能抢救一下。」他说罢起身，一边和皇帝装模作样地汇报我中毒一事，一边强硬谢绝了宫内太医诊治。

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把扛起不断吐血的我，还有我手里那个碗，飞快地离开了现场。

说实话，一开始只是吐血，但是他扛着我的姿势实在太不舒服，以至于我把喝下去的红豆羹也一起吐了出来。

他骂骂咧咧地把我丢上马车：「本王已经想好要把你埋在哪个坟头了。」

当王妃真不愧是体制内工作啊，死了还能免费得个坟头。

10.

马车载着不断吐血的我回到了王府，府内大夫果真是个神医，给我灌了两大碗汤药过后我便觉得舒服了不少。

迷迷糊糊间，我听见那大夫疑惑道：「不对劲啊，按理说这毒毒发的时候腹中剧痛无比，没理由都吐血吐了两大碗才发现，真是奇了怪了……」

我把头埋进被窝，不敢说话。

总之命是保住了，就是得连着喝药一个月。

这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倪秋天天过来督促我喝药，我看着他从饭盒里面拿出来黑糊糊的一碗汤药便反胃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喝了药。

「我说，你就没觉得特别苦，特别反胃？」

确实苦，我看着他的表情便知道他肯定使坏让大夫在里面加了双份的黄连。

「再苦也要喝。」

反正从小大伤小痛不断，喝的药没有三千碗也有三百碗，再苦的药也要一口气全部喝完，不给母亲添麻烦。

他似乎是一下子无言以对，侧过头沉默了一会后，打开饭盒的第二层，他递给我一串用糯米纸包着的冰糖葫芦。

「愣着干嘛，吃啊。」他把糖葫芦塞到我手里，「吃糖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」

我接过糖葫芦，一边吃一边问道：「你这人还是挺好的……怎么就克死了三个王妃呢？」

「看在你喝药还算积极的份上，勉为其难和你讲一点也不是不行。」

他抱着胳膊站在床边：「第一个王妃是陈家的小姐，大婚当晚她哭得像死了亲爹一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本王强抢民女。一问才知道她有了心上人，本王嫌她烦就放她走了，对外就说她急病去世了。」

「那第二个呢？」

「不想说。」他见我糖葫芦吃得差不多了，把我手上的竹签丢到饭盒里，提着饭盒就走了。

11.

我松了口气，还好他没问我为什么中毒后没有腹痛不止的事，要不然我还真想不出什么理由应付。

年家二小姐有个不能被他知道的秘密。

有关我是个怪物的秘密。

我推开门，望着头顶四四方方的天空，坐在院子的摇椅上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
从我还是个稚童的时候便是如此，坐在院子里晃着脑袋，抬头望着头顶一方小小的天空。

广阔的天空属于姐姐，而头顶的这片小天地属于我。

从前在年府如此，如今在王府也一样。

姐姐可以学武，可以练舞，随心所欲做一切她热爱的事，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抱天地广阔，而我只能在年府的后院偏安一隅。

一个厨房的柴火丫头跑过来道：「王妃，您炖的红枣汤好了。」

我应了一声，去厨房盛了一碗红枣汤放在饭盒里，连同一只银勺子一起给倪秋送过去。

送汤路上碰到同路的管家，便与他聊了几句。

管家说倪秋这人就是看着凶狠，其实是个不错的人，只要不对他直呼其名。

我问他，第二任王妃是个什么来头。

管家四下张望一番后把我拉到假山后面，压低声音道：「是个刺客。本来嫁过来三个多月，和王爷相处得还算和睦，没想到是一直在伺机想对王爷下手。」

那第三个又是怎么回事？

管家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知道我想问什么，便道：「第三个也是刺客，大婚当晚就被处死了。」

好家伙，这么看来我到现在还活着，真是福大命大。

怪不得倪秋这么防着身边人，他也不容易。

12.

告别了管家，我把红枣汤给倪秋送去。

这次开门之前我先仔细观察了一下，确认周围没有陷阱后才敢开门进去。

「又想着下毒是不是？」他虽嘴上这么说着，还是用勺子喝了一口，「都凉了。」

看来是在外面和管家谈话太久了。

「年有余，你过来。」

我小心翼翼一边靠过去，一边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。

「你抖什么抖，腿抽筋了不成？本王是叫你到暖炉边上烤烤手。」他指了指边上的暖炉，「前几天梁家的小姐得了风寒，没几天就死了，本王可没钱给你买棺材。」

不是，你这话说的也太客气了。

我走到暖炉边上，是京城正流行的样式，在京城有些脸面的人家里几乎人手一个，但我是个例外。

这东西对我来说实在太过危险，我能感觉到暖炉的热量，却感觉不到被烟气灼伤的疼痛。

母亲说我手心的烫伤，就是尚不记事时，拜屋内的暖炉所赐。

我看着眼前这个暖炉，思考着自己的手到底离炉子多少距离才能不被烫伤。

两尺，一尺，一寸？

「你磨磨叽叽在这绣花呢。」他放下手里的书册，绕到我身后，从后方握住我的双手缓缓置于暖炉上方。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便松开了手骂骂咧咧道：「你的手比我的都热，还在这儿蹭暖气，出去出去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端着空空的饭盒离开了倪秋的书房。

13.

到了下午，我依然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晒太阳，半眯着眼睛迷迷糊糊间看见倪秋提着剑朝我走过来。

我吓得一个激灵，连忙从椅子上起身，摆着手后退。

他满脸不解的看了我几眼，道：「本王要练剑，你激动什么？」

看你这架势，我还以为你要取我狗命。

我把摇椅往边上摆了摆，让出一片空地给他练剑。

身形硕长，如松似柏，衣角蹁跹，手里的长剑带着几分凛然。

我就站在一旁看他练剑，太阳照在他身上，给他镀上了一层光，叫人看得有些痴了。

待他练的差不多了，我犹豫着开口道：「你能不能也教教我？」

我打小好动，最爱和姐姐一道练武。

但因为我这个毛病，弄疼了自己也不知道，常常是对着木桩子踢得满腿淤青都不自知，后来母亲便不让我练武了。

「少来，你就是想趁机从本王手里拿剑然后刺杀本王。」他把剑放到身后。

我扶着额头，无言以对。

如果我有罪，请用法律惩罚我，而不是让我嫁给一个天天怀疑我是刺客的王爷。

14.

「真想学？」他走到侧面打量了我一下，「你真不是你爹派过来的刺客？」

你再多怀疑我几次，我就真动手了。

我郑重其事地对他点点头，可能是我长得比较老实本分，他看着我无辜的大眼睛，侧过头去，让管家换了把木剑过来。

我举着木剑，他站在我身后，抬手握住我的手腕，温热的触感从手腕上传来，我不自主地回头看他一眼。

然后他便没好气地叫我转过去认真听。

他稍稍用力捏了捏我的手腕，分析道：「确实，你这手腕细得像个鸡爪子，不像是刺客的手。」

「倪.....王爷，你不能以貌取人。」我怕他不乐意教我，忙道，「我爹是将军，我们家都超勇的，等我学好了，你就不用怕刺客了，我保护你啊。」

「也不指望你三两天能练出什么来，你还是顾着自己的命吧。」他举着我的手往前一探，胸膛紧贴着我的后背，略有散乱的额发擦过我的颈窝，细细密密地留下几分痒意。

他剑法很好，讲解得也还算细致，虽然时不时骂上几句娘，但该讲的倒是都讲了。

我问他：「你刚教我的这招『扫六合』，要怎么应对？」

他有些得意地笑了一下，说：「空手接白刃懂不懂。」

我觉得这小子在糊弄我，但为了讨他高兴，还是故作认真地点头道：「懂了。」

「今天也晚了，走，吃饭去。」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剑，「这剑太重了，过几天给你换个轻一些的。」

「这会儿不怀疑我是刺客了？」我贱兮兮地冲着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，在他开始暴躁之前，我飞快地溜走了。

15.

过了几日清闲日子后便到了新年，当倪秋到我房间里来的时候我就知道，准是宫里又有什么宴会了。

上次宴会就差点要了我半条命，这次我说什么也不敢乱吃东西了，自己用帕子包了几块糕点带过去垫垫饥。

临出发前我特地多了个心眼，问倪秋要了块护心镜给自己戴上。

「你这回怎么这么积极？」

「万一呢。」我说，「防范于未然嘛。」

现在就挺后悔的，出发前我为什么要乌鸦嘴一句。

宴会酒过三巡，倪秋和我又不敢吃又不敢喝，无聊得直打哈欠，最后我俩开始观察各大世家的小姐哪个生得漂亮。

他说张家小姐肤若凝脂，我说我姐姐面若桃李。

他说李家姑娘身姿曼妙，我说我姐姐一舞倾城。

「你姐姐就是坐你爹边上那个？确实还行，就是有点老气。」

「那是我娘！」我指给他看年无虞坐着的位置，只可惜姐姐大概是出去醒酒了，并不在位置上，「她坐那儿，等她回来你就知道了。」

他非说不信，我和他吵了半天没个结果，只相互瞪着眼睛。

突然殿内的几个表演剑舞的舞女眼中凶光一闪，持剑朝倪秋刺去，他光顾着和我瞪眼，没反应过来背后的长剑。

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往边上一推，下意识想起他同我说的那句「空手接白刃懂不懂」。

懂了。

于是我「啪」地一下站起来，很快啊，我迎上前去，双手握住刺来的长剑。

横竖感觉不到痛，我用力抓住铁剑不松手，刺客没见过我这么不要命的，撤了手里的剑后退几步。

我不依不饶站起来还想重拳出击，却一把被倪秋拉住袖子，又坐了下来。

他把我护在身后，一边骂我是个小疯子，一边抵挡不断靠近的刺客。

刺客看似对周遭各大世家的夫人小姐一并动了手，可但凡眼睛没瞎的都看得出来那是做样子的。

只有冲着我和倪秋来的刺客是动了真格。

若说还有动了真格的，便是冲着我爹娘去的那几个刺客。

年家历代为大齐抛头洒血，可如今边疆才刚安定了几年，皇帝就要来个过河拆桥。

16.

好容易倪秋解决了跟前几个刺客，可我远远望见还有三四个刺客朝我爹娘冲去。

刚要发出惊呼，突然一个身穿鹅黄长袄的姑娘飞起一脚踢飞一个刺客，夺了那刺客手里的长剑后轻喝一声，三两下挑飞一人，退到父亲身边护住身后的母亲。

姐姐来了，我提着的心也放下了。

我拉住倪秋的袖子道：「快看！那是我姐姐年无虞。」

「看什么看！」他瞧都不瞧一眼，拿出帕子撕成布条，往我额头上狠狠弹了一下，「你是不是有毛病，还真的冲上去空手接白刃，手给我。」

我听话的把两只手都伸过去，掌心的口子深得见骨。

「没事.....也不怎么痛。」

何止是不怎么痛，是压根就不痛。

「下次不带你这个疯.....奇奇怪怪的女人来了。」

「别啊，你看我还能给你挡刀子，这么一想我是不是还是挺有用的。」

「你还敢说？」他作势又要给我个脑蹦，被我躲了过去，「再有下次，三天之内.....」

我点头如捣蒜，反正他每次都扬言三天之内要我的命，我都听习惯了。

解决了我手上的伤口，倪秋抬头望了一眼高位之上的皇帝，一双桃花眼里阴晴不定。

17.

从宫宴上回去后，我见他一直不说话，以为他是真生气了。

我想不出有什么能叫他高兴的法子，只得又一头扎入厨房里捣鼓那些锅碗瓢盆。

伤了手到底不大方便，忙活了半天才做了几块红豆糕。

红豆糕的模样瞧着不错，味道也还算可口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我手上的伤口又开始出血了。

我怕他瞧出来，特地回房里重新包扎后再给他送糕点去。

一进他书房，他便放下手里的笔，道：「不好好休息，就想着到本王跟前献殷勤，准不安好心，是不是下毒了？」

「我真没下毒。」我拿起盘子里的一块红豆糕送入嘴中，「你看，没毒。」

「万一只有这块没毒呢？」

于是我又吃了一块。

「左边这一块呢？」

「右边这块。」

「中间这一块。」

最终盘子里就剩下了最后一块，我把盘子推到他跟前，满脸诚恳道：「你信我，真没下毒。」

他「哼」了一声，道：「一人一半。」

我点点头，用勺子把糕点一分二。他盯着我的手看了一会，突然伸手握住我的手腕：「年有余，你手上的伤是不是又出血了。」

「没.....」我有点没底气。

「有。」他解开我手上的纱布，露出一条骇人的口子，「还说没有？都这样了还做糕点，不是苦肉计是什么？」

「因为我觉得你生气了。」我低下头，老实道，「倪.....你、你别生气，我会改正缺点的，要不然你骂我一顿也行。」

「本王早就想骂你了。」他一边取来药箱给我上药，一边骂道，「平时吃饭这样，喝药也这样，唯唯诺诺得好像本王欺负了你似的。」

「你在年家也这副鬼样子不成，乖得像只兔子！」

「明儿本王就去问问年镇那个老东西，在家都是怎么对你的，想法子参他一本。」

我有点不大明白了，歪着脑袋问他：「做个懂事的孩子，不好吗？」

做个懂事的孩子，做个不添麻烦的孩子。

我见他包扎得差不多了，便打算收回自己的手，却不想他又一次抓住我的手腕。

「不好。」他眼中满是认真，「你在王府可以不用那么懂事。」

不懂事？可是不懂事的孩子怎么会被爱呢，尤其还是我这样的怪胎坏种。

于是我试探着开口：「王爷，我要吃糖葫芦，就上回喝药的时候吃的那个，可.....可以吗？」

「把『可以吗』去掉。」他起身披上大氅。

见他站起来，我也不敢坐着，连忙也跟着站起来道：「叫丫头去买就行了，外面怪冷的。」

「那店有些偏，还是本王亲自去一趟。」他回头看我一眼，「你坐下。」

于是我乖乖坐下，等他带着冰糖葫芦回来。

到了黄昏时分，他带着我心心念念的糖葫芦回来了。把饭盒丢给我后，他便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叫我赶紧滚回自己房间去吃。

临了，他说：「你这几天手不方便，有什么要求.....本王勉为其难也可以满足你。」

18.

我秉持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心态，天天举着我的双手到倪秋跟前晃悠。

一会儿让他给我端茶递水，一会儿让他拿个小锤子给我砸核桃吃。

不出几天他便叫我滚出他的书房，可我一给他瞧我的手，他便侧过头去，说是今天就算了，让我明天再滚。

到了过年前夕，手上的伤差不多愈合了，我决定回年家省亲。

起了个大早，带着大包小包坐上了马车。

年家一切如旧，姐姐年无虞一见我便高兴地拉着我去院子里转悠。

她拉着我的手，和我坐在亭子里吃茶，指着长廊下面的台阶，说着过去的事。

「从前你就喜欢一直坐在哪儿发呆看天，也不知道你这小脑瓜里在想什么。」她一边说，一边将面前的点心全都推到我身前，「有余，阿姐对不住你。」

「没有人将你替嫁的事告诉我，爹娘他们都瞒着我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坐上了花轿。」

「你过得好吗，王爷对你怎么样？」她轻轻抚上我掌心的伤口，「他若敢对你不好，阿姐一定阉了他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，道：「他对我很好。」

姐姐揉了揉我的脑袋：「你这性子，真怕你被他欺负了去。」

其实真算起来，好像是我欺负他的次数更多一点。

「娘的身子越来越不好了，你且去看看她吧。」姐姐叹了口气，「大夫说熬过冬天兴许就好了。」

我跟着姐姐到了母亲房里，她刚喝完药打算睡下，见我来了便强打起精神拉着我坐下。

「有余，让你替虞虞出嫁，娘对不起你。」

每个人都在向我道歉，但我想听的其实不是这个。

我咧起嘴，故作爽朗地笑了一下：「王爷对我很好，不用担心我。」

母亲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过了一会我见她确实是乏了，便起身离开了房间。

离开年府前，我又回到了方才去过的小院子，从前我住着的地方。

我坐在曾经自己最常坐的台阶上，抬头望着天。

其实我比谁都清楚自己是个怪胎的事，所以也从没想过要做星星月亮、云彩太阳。

姐姐很好，既有男子的决断，也有女儿家的柔情。

父亲经常对阿姐板着脸，没好气地说她一个姑娘家舞刀弄剑不成体统。可他会叫阿姐「虞虞」，却只叫我「有余」。

我和她是双生子，有着一模一样的容貌。有时候我看着人群中闪闪发光的年无虞，忽然就觉得那是世上另外一个我。

而我只要坐在这里望着她就好。

替姐姐出嫁这事，其实我一点也没觉得委屈，也不需要谁的歉意，能够帮到阿姐，我很高兴。

「年有余，你不回王府，在这儿看星星呢！」

19.

我一愣，才发现倪秋来了。

他在我边上坐下，环顾四周，道：「你以前就住这儿？这院子还挺.....也一般般吧。」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这都什么时候了。」他指指天，「本王还以为你给人贩子拐了去。」

见我不说话，他凑到我跟前看了看我，道：「你这表情怎么这么像城西那个蔡寡妇，年镇那个老匹夫给你气受了？」

我欲言又止，他见我不想说，也不继续追问，只问我要不要吃糖葫芦。

见我听到糖葫芦二字时终于有了几分兴趣，他便拉着我回到前厅和父亲告别。

父亲一看见倪秋便没了好脸，摆着手叫他赶紧滚。

路上我问倪秋，倒底为什么和我爹不对付，他挑了挑眉毛，道：「前年秋猎的时候，本王和年镇射中了同一只.....」

「同一只熊。」

「没那么大，射中了同一只.....」

「同一只狼。」

「不是，得再小点。」他比划了一下，「射中了同一只麻雀。」

「就因为这只麻雀，你爹就和我结下了梁子。后来到了朝堂之上，他批我一句，我参他一本，他说本王不讲武德，本王骂他倚老卖老。」

我的心情有点复杂，原来我爹和倪秋的恩恩怨怨就为了只麻雀。

他递给我一串糖葫芦，我刚要伸手去接，他又迅速收回，道：

「给本王说实话，你摆着张扑克脸，是不是你娘家人对你不好？」

我摇了摇头。

答应替阿姐出嫁，不是想听他们说，他们对不起我；从小做个听话的孩子，也不是想听他们夸我乖巧懂事。

「算了算了，看你眼圈都红了，你吃吧你吃吧，看一根糖葫芦把你馋的。」他把糖葫芦塞我手里，「不许哭听见没，要不三天之内.....」

我低下头不说话，只一个劲吃着糖葫芦，吃完了便攥着手里那根竹签子不肯扔，我说：「倪秋，多谢你的糖葫芦。」

「你敢直呼本王名字.....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啊。」

20.

我看着他的侧脸，愈发坚定了一个念头。

绝不能让他知道我的病。

21.

回去的路上，我略同他提起了一些年家的事，比如母亲的病。

他前脚说着年家的人关他屁事，后脚又让管家去库房拿了些好药材以我的名义送到年府去。

这事儿直到我收到了姐姐来信才知道。

我想去道谢，又不知道自己除了做些点心之外还能为倪秋做什么，就算做了点心，最后那些糕点大也都进了我自己的肚子里。

踌躇着去了他的书房，他正躺在榻上午睡。

我为他合上屋内的窗户，替他掖了掖被角，坐在榻边细细瞧他。

他的眼睛生得好看，一双桃花眼，像含了整个春天的暖意，可偏巧他是个嘴上不饶人的，一开口说的话能把人气得半死。

我伸出手去，本想抚上他的侧脸。

可我又看了看自己那双满是斑驳伤口的手，觉得用这双手去触碰他的脸不太合适，便将手又垂了下去。

虽说他脾气差些，人倒底是好的，就是偶尔口是心非。但他模样生得好，又能文善武，他值得更好的姑娘，而不是我这样一个身有缺陷的.....怪胎恶种。

我是阴暗角落里的一滩泥沼，狗见了都绕路走。

于是我微微俯下身子，在他耳边轻声道：

「倪秋，你别对我这么好。」

只是下一刻，他的右手覆在了我的手背上。我以为他醒了，仔细一看，却发现他仍是睡着，只是翻了个身而已。

「年有余。」

我被他吓得一个激灵。

「怎么手……这么冷……」他呓语着，「给你暖暖……」

我闭上眼睛，由着他握住我的手。我想，罢了。

22.

从前我没得选，但是现在我想做个好王妃。

比如起个大早给倪秋做早点，比如点一盏灯等他深夜归来，比如在他练完剑后递上一块热帕子。

果不其然，在我殷勤了三天后，他很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在外面借了高利贷。

我：我刀呢？

但面上还是维持着一个优秀王妃该有的专业微笑，我说：「小厨房还炖着玫瑰羹，我现在就去……」

「年有余，回来。」他叫住我，「你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。」

一下子被戳破，我有些不知所措起来。

「我就是觉得要是自己不做点什么的话……」要是我不做点什么，好像就对不起他对我的那些好。

「年有余。」他从书案上起身，一把拉住打算落荒而逃的我，眼中有几分怒意，一字一句道，「你在怕什么？」

被他握住的那只手有些发抖，我一咬牙，抽回了自己的手。

我望着倪秋，心里止不住地想，要是我能知道疼痛是什么滋味就好了，要是我并非生来与人不同就好了。

要不我也不能这么胆小，胆小到连旁人待我半分好都承受不起。

有人看见光便想着不顾一切地奋力拥抱，有人看见光却连远望一眼都不敢。

23.

最后我还是逃了。

逃回自己的院子里，又一次坐在了长廊下面，望着头顶的天空。

之后他一连好几日都没有来找过我，我也躲在自己的房里没有去找他，直到管家给我递来一封姐姐的信。

母亲身子不好，阿姐打算在三日后叫上我一道上山祈福。

于是那天早上，我犹豫着来到倪秋书房门口，想知会他一声，却被管家告知他一大早就出门办事去了。

于是我只好给他留了封信，然后坐上年家的马车往玉台寺去了。

姐姐看我神情有异，问道：「同王爷吵架了？」

我摇摇头：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怪他。」

「你从小就这样，什么都不说。」姐姐拉住我的手，「不叫人操心的孩子才最叫人操心。」

「没事的，过几天就好了。」我低下头道。

马车慢悠悠驶向山顶的玉台寺，住持知道车上坐着的都是贵客，忙不迭的地出来迎接。

姐姐静跪于佛前焚香祝祷，她跪得虔诚，我却不然。

我不信这些求神拜佛的事，但阿姐是一片好心，我也不想驳了她的面子，便安静地跟着她一道跪拜。

倘若这世上真有神佛通晓万物，为何知我身有缺陷却不渡我脱离苦难。

两炷香过后，姐姐带我在庙中吃了僧饭，临走时住持还赠了几卷手抄经文，姐姐很是郑重地把经文放在檀木盒子里带上了马车。

阿娘信佛，见了这些经文一定高兴。

姐姐同我关照了几句，叫我回去后要同倪秋和解，不要把小吵小闹拖久了。

我还未来得及应答，突然车身一震，阿姐伸手护住我的额头，接着便是一阵天旋地转，我和她双双摔出了马车。

连同那个装了经文的盒子一起滚到地上，沾满了泥灰。

看来求神拜佛确实没什么用，该遇刺还是得遇刺。

24.

姐姐把我护在身后，右手持一把短刀挡在身前。我后退几步，踢到了落在地上的盒子，弯下腰捡起盒子捧在手里。

蒙面的刺客们看了看我和姐姐，交头接耳了几句，似乎说了些什么。

为首的那人眉头紧锁，低声喝道：「杀！」

随即黑衣人一拥而上，姐姐一人自然抵挡得过，只是她带着我一个拖油瓶还是力不从心，趁她应敌不备之际，一人持刀朝我而来。

我下意识用盒子护住自己的头部，「铿铿」两声，刀刃自下而上挥砍，所幸都被这檀木盒子抵住，然而我手腕脱力，盒子从手中飞了出去。

「有余！」姐姐回头叫我，我看见她手臂上两道口子正泊泊流着血。

一咬牙，我迎上方才的刺客，也不管他手上的刀刺在我的肩膀，用力揪住他的腰带，拽着他一起滚下了陡崖。

25.

我运气好，摔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刺客给我做了垫背的。多亏他给我垫了那么一下，我才能活下来。

扶着边上一棵树站起来，我观察了一下自己身上的伤。

腿上好像被划了道口子，但勉强能动。没走出去几步，我踢到了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正是那个装了经文的檀木盒子。

好家伙，这东西还真有点灵性。

我抹掉盒子上的尘土，打开看了看里面的经文，虽然盒子受损了，但经文却还算完好。

于是我拾起盒子捧在怀里，继续摇摇晃晃往前走。

因为感觉不到痛，所以我走得也不算多慢，只是夜深起风了，吹得人直发抖。

林子里黑漆漆一片，但我倒不怎么害怕，只是止不住地想，悬崖上面的姐姐怎么样了，她手上受了伤，母亲看见了肯定心疼得紧。

母亲身体入了冬便一天不如一天，若是再伤心过度可怎么办？

还有倪秋，他现在肯定在王府里对着我留给他的信纸，大骂「年有余真不是个东西」。

我觉得自己腿上使不上劲，掀开裙摆看了看，右腿肿的厉害，青紫一片。试着按了按淤青，没有感觉，但就是走不动路，步子飘得很。

突然，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「年有余！」

我猛然回头，下一刻，有人从背后拉住我的手腕：「你耳朵摔聋了不成？叫了你这么多声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！」

一转身，倪秋就出现在我身后，我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觉得有些恍惚。

又想抬手为他擦去侧脸上的血迹，又怕我的手吓到了他，已经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，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。

他微微喘着气，头发略有些凌乱，剑眉微蹙，我知道他这是有些生气了。

「怎么不说话。」他伸手往我眼前晃了晃，「不会真的聋了吧……没事，聋了王府也养你一辈子。」

26.

「你怎么来了。」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一些，「我姐……」

「什么你姐，天天就知道念叨这个。别老想着你姐姐，想想你自己。」他上下打量我一番，「你有没有摔到哪儿，要不要背你？」

我想到腿上的淤青，但又觉得那点伤也不大碍事，便摇了摇头。

他取出一枚火折子照明，另一只手拉着我，让我跟紧他。

我努力迈开步子跟上他，但他走得实在有些快，我踩到一粒石子儿，脚下一个趔趄便摔在地上。

倪秋眯了眯眼睛，握住我的脚踝，我被他弄得一惊，下一刻，他掀起我的裙摆。

小腿上青紫一片且高高肿起，应该是骨折了。

他放下我的裙摆，抬眼看我，眼神复杂：「年有余，你老实告诉我。」

「你是不是感觉不到痛？」

我慌了，双手撑着地面，挣扎着起身想要逃走。他似乎早就料到了，右手握着我的脚踝不放，左手紧紧拉住我的袖子，将我钳制在他身前。

「年有余，说话。」他的声音稍稍和缓了些，似乎怕吓着我。

完了，都完了。

我只觉得自己头晕得很，许许多多几乎快忘记的事又重新浮现。

母亲的叹息，父亲的无奈。

幼年的我红着眼睛躲进深深的衣柜，从此在内院闭门不出，将自己禁锢在四四方方的小小天地里。

乳娘看怪物一样的眼神，同龄小姐们鄙弃的目光，周围人不动声色的指指点点。

我对上他那双好看的眼睛，只觉得一阵酸涩，这么漂亮的一双眼睛，从此再也不会正眼瞧我了。

「倪秋。」我颤着声开口，生怕下一刻他便会逃开，「我不是怪物，你别怕我，别嫌我。」

很久，我都没有等到他的答复。

「为什么？」他问我，「为什么不早说。」

确实，我应该一早就告诉他的，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退婚，另寻良偶，他应该找个比我好千千万万倍的姑娘。

我很是勉强地笑了一下，轻轻挣开他的手，想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点体面。

然而他却又一次握住了我的手，微微俯下身子凑近我。他靠得那样近，以至于我都能看见他眼中的倒影。

他的眼里，满满当当只有我。

27.

我被他拦腰抱起，双脚离地的那一刻，我睁大了眼睛看他。

「回去再说，这儿也许还有刺客。」他稍稍低头，看了一眼我抱着的檀木盒子，「抱着个破盒子做什么，扔了。」

「不能扔。」我把盒子抱紧了些，「里面装了经文，我娘爱看这个。」

他见我坚持，便放弃了把盒子扔掉的想法，一声不吭地抱着我往前走。

我看着他脸颊上的几点血迹，最终还是抬手替他擦拭。

略显粗糙的指腹触碰到他的侧脸时，他脚下的步子似乎僵了一下，我想收回手，他却道：「还没擦干净。」

「我拿块帕子再给你擦擦吧。」我说着便要从袖中取出方帕。

「不用。」他的语气有些不自然，「用手擦，就刚刚那样。」

我不明白，我的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一双布满伤疤的手，又粗糙又丑陋，旁人连多看一眼都不肯，哪儿有帕子好。

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取出帕子，只是帕子还未碰到他，他便皱着眉头叫我的名字。

「年有余！」

得，又生气了。

「你别动了。」他叹了口气，「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真是气死本王了。」

我攥着帕子，不敢说话。

「从开始到现在，你提了你姐姐，提了你阿娘，那你自己呢？」他没好气道，「你把你自已放在哪儿？」

「我的事不重要。」我下意识回答道。

「不对。」他抱着我站定住，像哄孩子一样，「本王问你，这世上谁最重要？」

「阿姐，阿爹阿娘，你，还有……」

「错了，你自己最重要。」他低下头和我对视，「年有余，你很重要。重复一遍，这世上谁最重要？」

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他便和我赌气一般站在原地不动，道：「本王为了跑过来救你，胳膊上还挂了彩。你要是不说，本王今儿就站这儿不走了，反正到时候胳膊废了就算在你年有余头上。」

我闻言望向他的左胳膊，深色的衣衫上果然有点点血迹。

「这世上……我……」我觉得舌头在这一刻好像不属于自己，「我最……最重要。」

他这才一副打了胜仗的模样，心满意足地抱着我继续往前走。

28.

我抵着他的胸口，听着从他胸膛传来的心跳声，只觉得自己安心得很。

闭上双眼，我昏昏沉沉睡去。

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回到了王府的床榻上，我一伸手，摸到个毛茸茸的东西。

我定睛一看，是倪秋伏在榻边睡着了。

心像被什么重重锤了一下，我鼓起勇气探出手，勾住了他的小指，轻轻拉了拉。

我想起他昨晚说的那些话，他说这世上，我最重要。

他长长的睫毛扑动了一下，我见他就快醒了，连忙把手收回被窝里，闭上眼睛装睡。

等了一会，他没什么动静，我以为他还睡着。

一睁眼，正对上一双笑咪咪的桃花眼，仿佛整个春天的暖意都向我汹涌袭来。

我想自己肯定是被这股暖流冲昏头了。

要不我怎么会如现在这样，缓缓凑近他，用双手轻捧着他的脸。

他脸上火烧一般迅速绯红起来，愣住了一小会儿，他急急向后抽身，先是手足无措，接着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脸，骂道：「年有余，你抽什么风！」

我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他的表情，觉得自己像是明白了，又像是没明白。

「你不喜欢这样。」我重复一遍，「你不喜欢我碰你，对不对？」

「我不是！我没有！你别胡说！」他从地上站起来，依旧用袖子遮着脸，「我就是……啊……啊对了！炉子上的药肯定煎好了，我去给你拿药来。」

说罢，他背后有鬼似的，风一样地溜走了。

我躺回榻上，合上了眼睛。

29.

没过多久，他端着药回来了，只是刚把药和蜜饯放在床边的柜子上，便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他的神情有些严肃。

「年有余，你姐姐走了。」

我以为阿姐死了，手里的药碗差点落到地上，他连忙抬手扶住我手上的碗，同我说起昨天的事。

倪秋在宫中的探子传来消息，皇帝似乎对年无虞有意，因为那天宫宴上，她手持长剑的模样实在太过耀眼。

难怪。难怪昨天那群刺客动手前还窃窃私语了一阵，定是在分辨哪个才是真正的王妃，毕竟这要是杀错了人可就难办了。

昨天傍晚时分，倪秋本打算去王府将此事告知，却不想一开门便迎上跑来王府搬救兵的年无虞。

「你姐姐性子烈，我一同她说了这事，她便当场绞了头发，问王府的小厮要了套男装换上，跟着昨儿前往南海的军队一道出征了。」

「那我爹娘知不知道？」特别是我娘，她身子又不好，要是知道这消息急火攻心了怎么办。

「年镇那老匹夫在宫里必然也有耳目。」他接过我手上空了的药碗，「要不然为什么军队偏偏在昨天出征，为什么你姐姐能轻而易举地混进去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却还是止不住为阿姐揪心。

「年有余，张嘴。」他将一枚蜜饯递到我嘴边，「这药苦得人舌根都麻了，吃个梅子解苦味。」

我将梅子含在嘴里，有些口齿不清道：「你怎么知道.....这药很苦.....你替我尝过药？」

他转过头去，手上动作倒是没停，又把一颗梅子塞进我嘴里，道：「吃你的梅子，哪儿这么多话！」

30.

大夫说我的腿骨折了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我得躺三个月才行。

我觉得不行，于是和大夫讨价还价，问他就躺一个月行不行，边上的倪秋瞪了我一眼，手里比了个「三」。

得得得，又要三天之内取我狗命。

于是我老老实实躺在床上养伤，但可能是我这个人真的比较乌鸦嘴，说什么来什么。

一个月之后，我爹来了。

正是二月头上，再过一日就是立春，倪秋出门去了，丫头扶着我坐到院子里晒太阳。

那是我出嫁后，我爹第一次主动来看我，我见到他来还是有些高兴的，只是还没等我开口和他客套几句，他便道：

「有余，大夫说你娘快不行了。」

我怔了一下，撑着拐杖便要站起来：「我、我现在就去看我阿娘.....」

「有余，你等一下。」他握住我的手，很是艰难地开口，「有余，爹有件事想求你。你娘她一直念着，想.....想见见你姐姐。」

「你和虞虞是双生子，所以你能不能.....」

我觉得自己可能听错了，脸上的表情有些挂不住：「您说什么？」

「爹把你姐姐的衣服带过来了，就她平日里穿的那件鹅黄袄子。」他在我手上轻轻拍了几下，「你就穿着这身过去，算是圆你娘一个心愿。」

娘念着姐姐，那我呢。

我看着我爹的脸，只觉得这个养了我十八年的男人无比的陌生。

就像他让我替阿姐出嫁那晚一样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：「好，我答应你。」

31.

我换上姐姐的衣服，戴上手套，拄着拐坐上了前往年府的马车。

下了马车，我拒绝了几个想扶我进门的婆子，一瘸一拐地往内院走。

来到母亲屋前，爹在我的肩膀上搭了搭，道：「有余，进去吧，代你姐姐去看看你娘。」

我拂开他的手，把拐杖放在门口，挺直了身子推开门。

屋内中药味浓重，径直走到母亲床前，她见有人来了，便微微睁开眼睛，语气里有几分欣喜，拉住我的手直喊「虞虞」。

「虞虞，你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，阿娘在房里为你诵经祈福，天天都念着你能回来。」

「虞虞，阿娘真想你。虽然你在家经常和你爹吵个不停，气得他吹胡子瞪眼，但你不知道，你从小就是爹娘的骄傲。」

虞虞，虞虞.....她明明拉着我的手，却一直念着姐姐的小名儿。

年有余，我还真就是多余的那一个。

母亲以为自己看见的是姐姐，絮絮叨叨的话像是开了闸的水一般倾泻出来。

但开闸的水也有流尽的一刻，她的声音逐渐小下去，握住我的那只手也渐渐无力。

后来她闭上眼睛睡着了，头一歪便再没了动静。但自始至终，她都没有提起她的另一个女儿年有余。

我脱下手套露出自己那双伤痕累累的手，握住母亲已经微凉的手不放，俯下身子，我贴近母亲的耳边，哑着声音道：

「阿娘，我是有余啊。」

「我嫁作王妃这几个月里，跟着倪秋学了武功。他教会了我很多，还让我明白了这世上自己最重要。」

「我笨得很，学什么都慢，但我有在好好地学，我想成为更好的姑娘。」

「这样的我.....是你的骄傲吗？」

可我已经没有机会从她口中得到我想要的回答了。

32.

我连拐杖都没有拿，一步也没有回头地走出了年府。

倪秋就站在年府门口，他看着我摇摇晃晃连拐都没拄就走出来，刚想开口骂我，却又打量了一番我身上的鹅黄袄子。

他扶住摇摇欲坠的我，接着用肯定的语气道：「这是你姐姐的衣服吧。」

他实在太聪明了，只看见一件衣服就能猜到发生了什么。

「你爹让你扮作你姐姐是不是？」他一边说，一边翻起袖子就要拉着我走进年府，「本王得给年镇这老东西来上一拳才行。」

我拽住他的袖子，对他摇了摇头。

「换做我是阿娘，也会想着见见姐姐。」我冲他笑了一下，「没办法，谁让姐姐是美玉珍宝，而我是一滩泥沼。」

他望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揉了揉我的头。

然后在我身前蹲下，他道：「走吧，咱们回家。」

我乖顺地点点头，伏在他的背上，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，我只觉得自己疲累至极，只想昏昏睡去。

半梦半醒间，我突然听见他道：「年有余，你确实是一滩淤泥。」

我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心里一沉，只是苦涩还未漫上心尖，紧接着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：

「但恰好我是一条.....喜欢在泥里打滚的土泥鳅。」

他说完这话侧脸红得厉害，我抬手想摸摸他的脸颊，只是手还未凑近，他便主动把脸凑了过来。

「看你手冷得通红，给你捂捂手。」

他一说话，我的鼻尖就酸涩了起来。

明明他是知道的，我同旁人不一样，生来没有痛觉，到哪儿都是累赘。

就是生我养我十八年的阿娘，临了念着的也只有姐姐，没有我。

我强忍着，用尽量平和的语气道：「倪秋，别对我这么好，我配不上。」

「配得上的。」他的语气无比认真，「你总说你姐姐年无虞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，值得世上最好的东西。」

「但是年有余，你也一样值得。」

「这四海八荒天地浩渺，本王的欢喜，别的姑娘都不配，只有你配得上。」

我听着他的话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起来，胸口仿佛有人在里面打鼓一般「咚咚咚」地响着。

手指还紧贴着他的脸，我一遍又一遍回想着他方才说的那些话，只觉得眼前他的侧脸渐渐模糊起来。

像是积攒了十八年的委屈都在这一刻爆发，鼻尖酸意再也压不住，我眨了眨眼睛，眼泪便落在他肩头。

「别哭啊，年有余。」他小声叫着你的名字，「我现在背着你，也没法腾出手给你擦眼泪。」

「倪秋，我笨得很。」我把眼泪都蹭在他的肩头，「你说什么我都会信的，你别骗我。」

他说的那些话实在太叫我动心了，我怕那些都是他胡诌了骗我的，我怕我满心欢喜却换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「对你，我不说假话。」他故作轻松道，「咱俩成亲的那天晚上，你说你叫年有余，多余的余。」

「你说错了，不是多余的余，是……」

他突然停住不说话了。

「是什么？」

「什……什么也不是，你……」他支支吾吾地结巴起来，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……我什么都没说。」

33.

他把我背回王府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，我坐在床榻上，拉住了他的袖子。

「年有余，本王发乎情止乎礼，不是这种人……」他红着脸转过身去，「你别想从思想觉悟上击溃我，而且你腿上伤没好，人不能，至少不应该。」

我觉得他有些奇奇怪怪的，歪着头道：「应该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」

「放屁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拉着我的袖子不放。」他一边说，一边扯着自己的袖子，「不是那什么的意思……还能是什么意思。」

我很快就让他知道了我的意思。

他和我躺在同一张床榻上，枕着同一只枕头，盖着同一条被褥。

在被子下方，我又一次勾住了他的小指。

他脸上的神情有些不自在，睡姿也十分僵硬。我问他是不是得了风寒，要不要叫大夫，他将绯红的脸侧过去，道：「不要，坚决不要，本王很好，很有精神。」

如此沉默了一阵过后，我睡意渐浓，闭上了双眼即将进入梦乡。

他以为我睡着了，为我掖了掖被角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：「年有余，你等我。」

我想着他约莫是要下床拿什么东西，迷迷糊糊点点头，应了一声道：「嗯，我等你。」

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我醒来，他已经不见了。

我问管家，倪秋这一大早的是要去哪儿。

管家「啊」了一声，道：「王妃您不知道吗，最近燕州那儿不太平。昨儿王爷接到圣旨，要去燕州平定逆贼，昨儿夜里就上路了。」

34.

倪秋走了。

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望了一眼还未收拾好的床铺，我伸手抚上柔软的枕头，小声道：「我等你。」

多久都等。

腿上的伤未好，我哪儿都不能去，只能拄着拐杖每天在王府里兜兜转转。

有时去厨房炖一份银耳羹，直到把汤羹都盛到碗里才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做了两人的份，最后只能把多的那些分给房里的小丫头们。

我虽说是王妃，但终究被困在王府内院，也打听不到更多关于燕州的消息。

只知道好像是燕州的知府连同燕州总兵一道谋反。

燕州离京城不远，消息不该如此闭塞。

一连三个月，除了母亲葬礼，我回年府为她守灵之外，便没有再出过王府了。而自倪秋走后到现在，我始终没有收到他的信件以及燕州的情况。

唯一的好消息是，阿姐回来了，带着她的如意郎君一起。

许是姐姐耍的一手好剑，竟让带兵出征南海的赵家小将军再也移不开眼，从来以桀骜闻名，天不怕地不怕的赵小将军，终是在姐姐这里栽了跟头。

他们二人来王府看我的那天，我正在祠堂里对佛祷告。

说来也好笑，小半辈子不信神佛的我，在倪秋走后便日日向神佛请愿。

姐姐拉我到里屋说些体己话，赵小将军冲我打了招呼，唤我一句「小妹」后，便老实地守在院子里。

我刚想开口祝姐姐觅得良人的时候，她突然凑到我耳边，轻声道：「有余，你这王府里只怕有皇帝派来监视你的人。」

「方才我和赵离从长廊来内院的时候便发现了两个。」

阿姐对我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屋顶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这段时日不太平，皇帝还需要年家镇守京城，所以才只是派人盯梢而不是直接对我动手。

我寄出去的信件，和倪秋寄回来的家书，十有八九也被人截了下来。

还未来得及继续思考，有人敲了敲门，姐姐跑去开了门，管家跪在门口，时不时发出一声呜咽。

「这是怎么了……」我伸手打算扶起管家。

我的手臂还未碰到管家，他便一边磕头一边哭道：「王妃，王爷薨了！」

胸口像是被人重击了一下，喉间的甜腥味不断上涌，我抓住他的领子：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「王爷……王爷薨……」

还没有等他说完，我眼前一黑，「哇」地呕出一口血来。

35.

我在深夜里惊醒，下意识攥了攥手，却发现自己正握着谁的手。我满怀期待地看向那人，却发现守在床前的不是我期待的倪秋，而是姐姐。

她红着眼为我换下额头上的帕子，轻声问我头还晕不晕。

我刚要开口说话，突然觉得心口难受得紧，是我这十八年里从未有过的感觉。

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都被人剝了去。

「他们说，怀澈王带去的人都死了。」姐姐哽咽着，似乎是不忍再继续说下去，「倪秋提着剑和反贼血战到最后一刻，被万箭穿心而死。」

万箭穿心。

我闭上眼睛，脑中全是阿娘走的那日，他背着我走在长长的街上，他对我说了这世上最好听的情话，还说不会对我说假话。

他明明叫我等他回来。

我听了他的话，在王府里老老实实呆了一百天。我替他在佛前诵经了一百日，为他叠了纸鹤一千只，我在心里念了他千千万万次。

跪得膝盖发肿，叠得指尖破皮，念得心神俱悴。

心口前所未有地难受起来，无师自通般，我好像忽然间明白了这种陌生的感觉是什么。

「阿姐，我痛。」我指着自己的胸口道，「这里好痛。」

听见「痛」字的时候，姐姐终是没能忍住，生生落下泪来，一滴两滴，落在我的手背上。

「有余，你哭出来好不好，别吓阿姐。」

我缓缓摇了摇头，咧嘴笑了一下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：「他可以食言，可我却不能，我要等他回来。」

我要等他回来，给他看我红肿的膝盖，叫他瞧我破了皮的手指，还有叠了一堆的干纸鹤。

然后插着腰，皱着眉，任性而娇气地冲他说一句「我这个泥坑容不下你这条惯会撒谎糊弄人的大泥鳅，你爱往哪儿钻往哪儿钻，我不伺候你了！」

可是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，为他叠的纸鹤铺满了桌子，他再不回来，就放不下了。

36.

王府自此闭门谢客，就连姐姐和赵离也都被拦在了门外。

我坐在王府长廊，望着院子里的池塘，只有管家每日进来向我通报一声外头的事。

管家说要变天了，燕州反了，京城和燕州距离得这样近，谁知道后头会发生什么。

他急得团团转，可我只是歪着头坐在台阶上，充耳未闻。

同倪秋一起去燕州没能回来的还有他的王叔康乐王，康乐王排行最小，年纪同皇帝倪夏差不多大。

据说康乐王更加凄惨些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彻底查无音信。倪秋的棺材运回来的那天，素未谋面的康乐王王妃拉过我的手，轻轻拍了拍，说了句奇怪的话：

「相信王爷。」

像是在对我说，也像是在对她自己说。

我抬头看她一眼，她对我微微摇了摇头，示意我不可多语，然后很快撤回手，转身离开。

看着抬进厅内的黄花梨木棺材，我缓缓走过去，倚着棺木坐下，抬手便抚上了倪秋的棺槨。

管家怯怯看我一眼，让我尽快安排葬礼事宜，我冲他笑了笑，第一次厉声地让他滚出去。

我在棺材边上坐了整整一夜，一夜未曾合眼。

夜半时分，我听见了远方响起的钟声，侧头看着棺盖，我以为那是为倪秋而鸣的丧钟。

一下，两下……我一下下在心里默默数着，直到第二十七声钟声响起。

二十七声钟响，是为国丧。

国丧。国丧？

太后早就死了，皇后的身子比我还好，而倪秋和康乐侯都只是个王爷，还够不上这二十七声丧钟。

我望向王宫所在的方向，站起身来，又垂头瞧了眼边上的棺材。

37.

昨夜燕州叛军千里奔袭，守城的士卒竟对此视若无睹，任凭叛军鱼贯而入从王宫后方包抄。宫门大开，叛军如入无人之境，一刀将醉倒在温柔乡里的皇帝送上了路。

守城的黑铁骑归年家统领，宫内的白羽卫素来归赵家所管。

但我不在乎这些。

翌日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用一把斧头把棺木劈得粉碎。果然，那是一具空棺。

我喘着气，将斧头丢到地上，狠狠踢了一脚碎裂的木板。

还说不对我说假话，看见这具空棺，我什么都懂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

什么万箭穿心，什么全军覆没，都是拿来唬人的。昨晚叛军轻而易举就能进入王宫，这是谁的手笔，不言而喻。

我爹是他的老丈人，赵离是他的大舅子，年家赵家全齐活了。康乐王不说，那燕州知府和燕州总兵只怕也和他穿的一条裤子。

几个人合起伙来不讲武德，来骗，来偷袭王宫里那位二十五岁的皇帝倪夏。

难怪康乐王王妃会说那句奇怪的话。

我又急又气，用力踩着地上的木屑，心里直骂倪秋真不是个东西，等到他回来，三天之内我必——

「上好的黄花梨木就被你这么一斧子劈了，年有余，你讨骂是不是？」

我愣住了，不敢回头，只怕自己是听错了。

「本王问你话呢，年有余，说话呀。」

他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可我仍是不敢回头。

听到他死的消息，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；可如今听得他还活着，生龙活虎地向我走来，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。

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」他从后方拉住我的手，轻轻晃了晃，「有余，我回来了，你转头瞧瞧我。」

抹掉眼泪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转身便劈头盖脸冲他骂道：「你这天杀的崽种，我三天之内——」

我的右手高高举起，他以为我要打他，也不躲闪，只闭上了眼睛一副任我打骂的模样。

他满身的伤口，左臂的口子还在不断流血，侧脸上还有一道浅色的疤痕。

我坠崖那晚，他在林子里找到我，一边背着我，一边说「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真是气死本王了」。

我现在才体会到他说的这种感觉。

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看着他那张任打任骂的脸，可我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呢。

算了.....打是舍不得打了。

于是我伸出双手，踮起脚用力抱住他。

「倪秋，欢迎回家。」

他僵了一下，然后颤着手回抱住我，声音都有些嘶哑了：

「年有余，你别生我的气。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，便不会食言。」

他这张嘴，什么时候都在说情话，倪秋的嘴，茅厕的水。

「你先前说，年有余的余，不是多余的余。」我伸手抚上他侧脸的伤疤，「那是什么余？」

他的脸又红了起来，只是这一次，他没有如过去一样侧过头去，而是慢慢贴近我，在我的脸颊上轻吻了一下。

这下轮到我红着脸转过头去了，可头刚偏转了一点，又被他捏着下巴转了回来。

对视着他的眼睛，我结结巴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

谁叫他长了双这样好看的眼睛，他一笑，我便拿他没辙了，心也慌了，神也乱了。

他见我慌慌张张的模样，故作风轻云淡地在我耳边说道：

「是余生有你的余。」

【尾声】

我和倪秋站在马车边上，姐姐递过来一个包袱，里面放满了她亲手缝制的衣物。

赵离站在她边上，时不时瞥一眼倪秋，姐姐未曾瞧到，可我却看得真切，我觉得他们俩之间铁定有一腿。

皇帝一死，整个王宫彻底乱了套。

当然，王府也乱了套，因为假死的康乐王和倪秋两人谁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。

「本王是长辈，你得尊老懂不懂，这皇位你拿着。」康乐王把面前的玉玺推到倪秋跟前，「给王叔一个面子行不行。」

「侄儿年幼，难担大任，社稷危难唯王叔可力挽狂澜。」倪秋不动声色地又把玉玺推了回去。

倪夏眼中无价之宝的玉玺被康乐王和倪秋推来推去了几十次，我和康乐王王妃坐在一边嗑着瓜子，看他俩叔侄情深。

「侄儿都是个『死人』了，怎么还能秽土转生复活当皇帝，王叔你不是对外宣称自己是失踪么，这会儿正好出来接盘。」

倪秋留下这句话，拉着我就离开了康乐王府，临走前还不忘抓了一把瓜子塞在我手里，让我到马车上慢慢吃。

毕竟怀澈王倪秋这会儿在世人眼里已经是个死人，而我一个寡妇王妃自然也不会吸引太多关注。

倪秋说我从未离开过京城，这天地辽阔，风光霁月我一眼都不曾瞧过，实在太过可惜了些。所以他决定带着我游历四方。

离京的日子就定在今天，姐姐特地带着赵离一起来送我。

作别了姐姐，我刚一坐上马车，便道：「倪秋，我觉得这事情不太对劲，你和我爹在宫中有耳目，赵家也一定有。皇帝要让我阿姐进宫这事，赵家不可能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会是把我阿姐卖了吧。」我提着他的领子道，「赵离一早就喜欢我阿姐是不是，你故意把我阿姐骗到军队里，好让赵离这小子有机可乘！」

「不是，真不是。」他举起手投降，「军队去南海的日子一早就定下了，哪里是赵离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那天是真的凑巧，我和赵离从小就认识，所以就.....就提议让你姐姐混进军队.....兄弟嘛.....总得.....」

我就说赵离看倪秋的眼神怎么不大对劲，我以为是赵离栽到了我姐姐手里，没想到是我姐姐栽在了赵离手上。

这波我阿姐血亏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正色道：「我爹先不管，你是怎么骗得赵家和康乐王帮着你一起搞事的？」

「王爷的事，能叫骗么？」倪秋一脸无辜道，「他俩早就看不惯皇帝卸磨杀驴了，我和他俩不是狼狈为奸，这叫一拍即合。」

信他个鬼，明明就是他把我阿姐给卖了。

我把头侧过去，故作生气，一个劲盯着窗外的风景看，然后在心里默数：十、九.....

果然，还未倒数到零，倪秋便主动凑过来拉住我的手。

见我不说话，他凑得更近了，从后揽住我的腰，另一只手在我手心挠痒痒。

「年有余，你这泥坑，能容我到什么时候？」

「容.....容你这条土泥鳅一辈子.....」

似乎没想到能得到这样直接的回应，他猝不及防间又红了脸。

赶路的车夫不知道车内发生了什么，一无所知地发问道：「王爷王妃，今晚吃啥！」

「今晚啊.....」我故意拖长了尾音，回身捏住倪秋的脸颊。

「今晚吃泥鳅！」